



典籍寻微

## 小人物也有大作用

——《世说》说(10)

公羽

顾荣在洛阳,尝应人请,觉行炙人有欲炙之色,因辍已施焉。同坐嗤之。荣曰:“岂有终日执之,而不知其味者乎?”后遭乱渡江,每经危急,常有一人左右己,问其所以,乃受炙人也。

顾荣是吴郡人,顾氏一族吴地望族。西晋灭吴后,顾入洛阳,历任郎中、廷尉正等职,与陆机、陆云并称“洛阳三俊”。后值北方大乱弃官南归。东晋时引荐江南名士,巩固了司马睿在江东的统治基础。去世后,司马睿追赠其骠骑将军,追封嘉兴公。这篇是说他在洛阳为官时接受宴请,见烤肉的人面露“欲炙之色”,就把自己面前的那份烤肉给了“行炙人”。同座的人嗤笑他与下人为伍,顾说,哪有终日烤肉的人,“而不

知其味者乎?”后逢北方战乱,顾弃官南归,途中这个“行炙人”多次在危难中帮助了他。故事也不复杂,让人佩服的是,顾荣施炙时,并没有想着自己与“行炙人”悬殊的社会地位。

历史上类似的故事不少。《左传》载,春秋时郑国攻打宋国,宋国的大将军是华元。开战前华元为鼓舞士气,杀羊犒劳士兵,可在分肉时,却独独落下了为自己驾驭战车的羊斟,羊斟当然感到了羞辱。战斗开始,车夫驾车直接投奔了敌营。总指挥被俘,宋军大败。《左传》原文不长,“将战,华元杀羊食士,其御羊斟不与。及战,曰:‘畴昔之羊,子为政;今日之事,我为政。’与人郑师,故败。”还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成语“各自为政”。华元与顾荣的事,都

是一食一饭的小事,结局却完全相反。西汉刘向的《说苑》,还讲了一个楚庄王“绝缨”的故事。说楚庄王赐群臣宴,日暮,酒酣,烛灭,一醉人乘机拉扯楚庄王的姜妾,妾“绝其冠缨”,把这个人的冠缨折断了。然后给楚庄王说,点烛“视绝缨者”。楚庄王说这个人喝醉了,不忍心为了姬妾伤害这个人,命参与宴会的人全都“绝缨”。三年后,楚与晋战,有一个将领常冲锋在前,“五合五奋,首却敌,卒得胜之。”说有一大臣常在前面,五次交战五次奋勇向前,首先击退了敌人,最终战斗取得了胜利。庄王怪而问之,原来就是当年醉酒“引美人之衣者”。

这些故事是否确实,已不可考了。楚庄王对事情的处理是否完全恰当,华

元仅因微小疏漏是否就该遭报复,也可以见仁见智。但我以为一个做官的人,如何对待身边工作人员,是很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性的。欺下的人一般都是媚上的人。鲁迅先生在《一件小事》里讲,车夫在送他出门途中,不慎挂倒了一个老妇人,责任其实在老妇人,老妇人也未受伤,却讹上了车夫,在鲁迅催车夫赶路时,车夫却搀着老妇人走向了警局。鲁迅写道:“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,刹时高大了,而且,愈走愈大,须仰视才见,而且他对于我,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了一种威压,甚至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的‘小’来。”看鲁迅的自我解剖,看先生对劳动人民的尊崇,我们也不应该时时自省吗?



岁月如歌

## 石榴花开别样红

王伟

榴花灼灼,是河南新乡的市花,亦是这座城市的美好韵脚。在历史时光中,它早已不囿于草木之属,而是凝作绵长的文脉,悄悄渗入街巷的肌理,栖居在檐下屋角,成为一份诗意的感情寄托。河南省新乡市第一中学的校园,也流淌着这缕文脉——创校先贤手植的老树,历届师生接力培植的新株,或苍劲如古贤,或青葱似少年,静立在廊前檐下、校园角落,默阅四季轮回。榴树虽不言,却见证着一届届学子,从此处奔赴远方。

校内一园榴树亭亭,被师生亲切地唤作“榴园”,名字中藏着一整个春秋。园中两处景,一动一静,皆成文章。环翠居北,“石榴抱榴”浑然天成;老榴盘根若母怀,榆木参天如子立。枝干虬结处,似母子拥抱,又似师者俯身托举,令人想起《诗经》中“凯风自南,吹彼棘心”的慈柔,亦宛若教育者躬身成桥、目送雏鹰展翅的姿态。榴园中央,则立着一尊石榴石雕,果实累累,籽粒晶莹欲坠,似在诉说丰饶与奉献。基座上“榴实登科”四字,笔力沉厚如书写者樊子登先生其人,寄寓的何止是科第之愿?更是生命成熟、贡诸社会的深意。这尊由首届少儿班学子三十载后捐赠的厚礼,已成为校园精神的图腾。每至大考前,榴花正燃,少年衣袂飘举于此留影,将憧憬凝定——红的花、金的字、亮的眼眸,交映成希望的图腾。

2025年,市一中建校85周年,拟办一场素质教育展演。节目易定,主题曲难寻。音乐组李好老师荐数学教师陈明宇的旧作《石榴花开》,以童声合唱之,取其意象相通、初心相承。演出之日,旋律淌出,深沉处如大地,

明快处似溪光,满座皆于无声处听惊雷。

陈明宇老师是学校数学教师,执教数十春秋,从青丝到鬢霜,未尝移志。数学是他理性的骨骼,音乐是他感性的血脉。昔年一曲《破街》,唱出河师大学子的心声,也唤醒了无数校友的青春记忆。在他身上,科学与艺术如榴之花与实,共生共荣,共酿一坛醉人的光阴——这何尝不是教育最本真的模样?真正的教化,当如春风化物,既授人以规矩方圆,亦养其性灵翅膀,让理性与诗意在生命中和解。

园中旧事,至今仍被说起。上世纪60年代末,榴花照眼,一位先生课上见景生情,脱口吟道:“石榴花开红似火,我爱你来你爱我。”不料竟被斥责,于是先生噤声,学子茫然。如今思之,恍如隔世。可见花本无垢,晦明在人;诗本无心,冷暖随世。教育者的胸怀,当如沃土,既能涵养嘉木,亦容得下稗草与风声;所谓立德树人,非以尺规削尽个性,而在点燃灵魂深处那盏不灭的灯。

教育是静待花开的事业。“石榴花开/青春色彩……石榴花开/期待满怀”,歌声起时,南宋杨万里的句子也悄然浮上心头:“不肯染时轻着色,却将密绿护深红。”那“密绿”岂非师者身影?不争春色,不慕喧嚣,只以葱郁之荫,蔽烈日、护嫩蕊,待到深红满枝、硕果垂垂,自己悄然退向背景深处。这便是教育的美好初心:以身为壤,以心为光,让每一颗种子长成自己的模样。

榴花年年灼灼,如不息的火把,亦如师者不息的心跳。一朵花里见天地,一颗籽中藏山河——而那千万颗饱满的榴实,早已在岁月里,落地成林。



诗林折枝

## 春日观油菜花

张含田

酣然花事动云心,欲访仙姿入径深。万朵霓裳天共映,三时香气野相侵。蕊前已识微风面,枝下何听旧蝶音。观得浮生春半老,无边光景意难禁。

## 无题

梁秀英

我目睹了自己一次次崩塌又一次重生

但我始终相信  
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 
敬我自己  
生如小草不肯屈服  
注目前方  
善良的你在向我招手



年前,国强兄的《河边》一书终于出版,正好用在老家过年歇的时间好好阅读,过一把书瘾。

我是从腊月二十三祭灶那天开始读的,国强兄小名叫老灶,正是祭灶时出生。这事儿在书中言得清楚。

一条河,在我面前铺展,翻动书页,如同倾听波浪声。读书中的情节,就和少小时听村中老者讲故事一样。有时,越读越兴奋,过零点仍孜孜不倦;有时不知不觉入眠,梦中回到三十多年前的过往。

与国强兄结识日久,我俩同是鸡的属相,他大我一轮。我在原武二中复习时,他在学校教书,曾毛笔书写苏洵《六国论》长卷悬于陋室,师生纷纷前来观看,我是其中一个。我折服于其书法,可惜当时只观其书,未能识其人,因此失之交臂两三年。

1991年秋,我大学毕业后到双井农中教书,学校在河滩上,距离黄河仅二里多地。因好文学,我在学校创办了“黄河柳”文学社,与任未来文学社社长的金国强相识,未来文学社已经创办十年,在县里县外颇有声名,收编了“晨翔”文学社,黄河诗社的多名社员,不久,我亦被收编。



心灵之光

## 君子人格的千年传承

王宇中

在伯玉村云川老师的旧居中,有幸见到了一株骨格清奇的树——木李。说实话,我对草木所知不多,听几位老师介绍后又上网查了资料,方对这种树有了粗浅的认识。

木李,别称温梓,蔷薇科木瓜属,因《诗经·卫风·木瓜》中有“投我以木李,报之以琼玖”而广为人知,是礼尚往来与深厚情谊的象征。元代耶律楚材有诗云“和我新诗使予起,却得琼瑰酬木李”,也是借用《诗经》的典故表达文人间唱和之情。

伯玉村是春秋先贤遽伯玉故里,也是千年古村落,得益于近几年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全球遽氏后人的资助,整个村庄目前厚重而整洁,古朴并典雅。特别是村西遽源处,更是全方位展现了遽伯玉思想的重大影响及其光耀千古的君子人格。

冯杰老师说,这棵木李树约有400年了。四百年风雨云烟,一棵暮君子遗风的树,不顾躯体中空干枯之危,毅然迁居到了君子之乡的庭院。

而在这棵树出生之前的100多年,名门望族济阳蔡氏,东汉文学家、书法家蔡邕的后人蔡克让,出于对遽

伯玉君子人格的仰慕,举家迁居伯玉村。

一棵树,一个家族,都在一生的重要关头作出了相同的选择。或许,这不仅仅是巧合,更多的应该是君子人格的巨大魅力和他们内心向善向上的不断追求。几百年足以让人事如昨,几百年可以说风云变幻,可历史其实并不遥远。几百年,也就是那棵木李的叶子生出又掉落了几百次;几百年,也就是在推广君子之风的过程中换了儿代人而已。如果,这几百年中的某些细节被人遗忘了,就请问一下这株木李,所有的过程,它记得。

《淮南子·主术训》载:遽伯玉为相,子贡往观之,曰:何以治国?曰:以弗治治之。

“弗治之治”是遽伯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,他的不刻意干预、不强行控制的做法,在2500年前的春秋时期,已然以民为本的完美诠释。

如今,这株木李来到了伯玉村,来到了云川老师的故院中,这是伯玉村的幸运,也是这棵树的幸运。具体细节我不清楚,据说,近些年,在推广君子文化

的过程中,云川老师居功至伟。除整理出版了极为翔实的有关遽伯玉的文献资料外,还把自己的家——一个齐齐整整的院子——无偿捐献了出来,让镇政府支配使用。

为表达对东汉隐士严子陵的仰慕,范仲淹曾写出“云山苍苍,江水泱泱,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”的句子。据记载,范仲淹最初写的是“先生之德,山高水长”。现在,我们还回到范仲淹最初的表达,先生之德,山高水长。对于先贤之德,山高需要传承,水长更需要传承。

时值遽伯玉的诞辰,全球1200多位遽氏后人不远万里,跨越山海来到伯玉村祭祖,这就是传承的具体体现。

过了遽源牌坊,在遽伯玉的白色雕像前,有两棵300多年的木瓜树,一左一右。木瓜和木李,同属蔷薇科,又都在《诗经·卫风·木瓜》中出现过,那么,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胆想象,这木瓜和木李,它们早就认识,甚至还有可能是亲戚。木李树来了,有感于这里的君子之风,于是把它的“老茎”——两棵木瓜树也带来了,它们一块儿来这儿守卫君子故里,品味君子人格,倡导君子之风。

你说,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呢?

孙荪、卜卡等都特别予以关注和支持。

生活给了他苦难,也给了他坚强,他的笔名也由“小草”而“金戈”而“金歌”了。

渐老的国强兄仍“发少年狂”,诗文不断。年近古稀,一下子又写了本40多万字的大部头《河边》,用写实笔法,叙写了自己的大半生,全景式展现了黄河下游半个多世纪的乡土变迁。国强兄不擅电脑打字,40多万字是他一个字一个字用笔在稿纸上写出来的,从构思到脱稿有十年光景。

他在书的结尾写道:中国读书人骨子里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职责任感常使我夜不能寐。我常常觉得我有责任把这一段历史记下来,即通过个人的经历,微观地表现近60年的中国巨变……如果丢失了这些带有历史、地域印记的民风民俗以及鲜活的语言,实在是太可惜了。

他身上的这种文化人责任感,令人钦佩。

《河边》篇幅虽长,但语言朴实生动,读来毫无冗赘之感。读后写了些文字,权作读后感。文章收笔时,听到国强兄打电话说《河边》再版,这样的书,谁不爱看?



书海观澜

## 在河边读《河边》

李豫

国强兄为人和善,有蔼蔼之风,经由他,我结识了体兴、秀彪、张帆等一众文友,相互切磋,文学创作得以进步。

国强兄双井农中毕业,其女儿也在此上学,我是她的老师。某个冬夜,他邀我到家饮酒,把盏论诗,相谈甚欢。趁醉辞去时,雪落满地。去年中秋夜,我们还曾在黄河边饮酒赏月,可惜是阴天,直到零点月亮也未露头。次日,月圆,我俩又一起赴河边赏月。

他的家,我的家,相距四五里,都在黄河边,都紧贴黄河的一条支渠——幸福渠。因此,对他《河边》中书写的人物、事以及民谣民谚为熟稔,读来相当亲切,仿佛又从童年、少年、青年过了一遍。

我在《河边》中读到了趣,也读到了苦,读到了乐,也读到了酸。人生百味,俱在其中。国强兄才华满腹,却时乖运

蹇,考大学过了录取线,因误诊结核病等其他原因未能入学,因而终生抱憾。《河边》还记述了他人生诸多不济,皆是真事,我读来仿若读小说,跌宕起伏,唏嘘垂泪。

纵使人生多么坎坷,他总是坦然面对。就像河边的一棵小草,经风经雨,历霜历雪,依然顽强地生长。正如歌曲《小草》里唱的:“没有花香,没有树高,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。从不寂寞,从不烦恼,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。”

1981年,未来文学社初创,国强兄的笔名就是“小草”,我以为他起这个笔名灵感来自于那首歌,但查资料得知此歌1985年才发行,因此笔名“小草”应源于河边的小草。他领头创办的未来文学社也如小草般顽强生长,文友遍及全国,县里、市里、省里的领导和著名作家



四季风铃

## 开在记忆深处的迎春花

赵艳丽

正月里,一个春寒料峭的午后,我与朋友闲来无事,沿着环路人行道漫步。

远远望去,绿化带间一丛迎春花迎着料峭寒风,悄然绽出一片灿黄。我们快步走近,俯身花畔,端详起这美丽的迎春使者。它那光秃秃的土褐色枝条上,缀满了一朵朵明艳精巧的嫩黄色小花。虽无绿叶相衬,却在一片萧瑟之中,格外醒目。望着这抹倔强的金黄,我忽然想起姥爷家窗台下的几盆迎春花,想起年少走亲戚、初见它时的满心欢喜。

姥爷是一位白胡子飘飘、寡言少语的老中医,一辈子最大的喜好,除了钻研中药材,便是种花。他话不多,那些柔软的暖意,似乎都给了院子里的花草。尤记得过年时,我随父母去看望姥爷。每次推开他家的院门,最先映入眼帘的,永远是窗台下那几盆迎春花。花盆是老式的粗糙水泥盆,细看甚至能瞧见细微的裂纹。可每到早春,它总能开

出满枝金黄,让沉寂了一冬的小院,骤然生动起来。

年少的我,每次去姥爷家,总要蹲在花盆旁看上许久。姥爷总是一脸慈爱地笑着,并不多言。有时,他坐在小板凳上,一边晒着太阳,一边拿着旧剪刀,对着花枝修剪修剪。动作极轻,像对待一件稀世珍宝,生怕碰伤了分毫。我指着枝上的小花问他:“这花连叶子都没长,怎么就先开了?”姥爷这才缓缓开口:“迎春花天刚回暖就会开,它最不怕冷。”姥爷从不会讲寓意深刻的道理,也没有语重心长的教导,可他随口说出的那句话,连同迎春花那动人的模样,一起印在我脑海里,更深地烙在了我心上。

有一年春节,大雪纷纷扬扬连下几日,天气格外寒冷。父亲赶着一辆借来的驴车,带着我们去姥爷家走亲戚。推开院门,白雪覆盖了整个院子。我特意跑去看那几盆迎春花,只见它们原本光秃秃的深褐色枝条,被积雪压弯了,看

上去蔫蔫的,毫无生机。我开始担忧这些花儿,觉得它们撑不过这个冬天了。姥爷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,轻声说:“不碍事,它皮实,冻不伤根,等天回暖,照样开花。”

那时的我,并没有把姥爷的这句话放在心上,只当是随口安慰。直到后来再去,窗台下的那几盆迎春花又开出灿灿的一大片,那满枝灿烂,比往年更明艳动人。我才懂得,姥爷当初说的那番话——是啊,即便天寒地冻,也挡不住迎春花抽出新枝,冒出密密的花骨朵。风越寒,它开得越精神,没有丝毫畏缩,一团团金色美丽的火焰,燃在早春的院落里。

突然想起,姥爷的性子,像极了这迎春花。他一生平凡,日子过得清淡简朴,遇到难处从不抱怨,亦不向外诉说,只是默默扛着,像迎春花对抗寒冬一样,静静等待回暖。姥爷不善言辞,也从不说疼爱的话,可每次去看望他,桌上总摆着我们爱吃的水果点心,再端上

几碗热腾腾的鸡蛋水。那几盆迎春花,年年如期盛开,像极了姥爷沉默的守候,成了我对他最深刻的记忆。

长大后,我到城里读师范,后来又参加工作,每天为生活奔忙,去姥爷家的机会愈来愈少。可每当早春,我总会在街头路边寻见迎春花的身影。无人精心浇灌,无人细心呵护,它们却能在凛冽寒风里率先绽放,用一身金黄宣告春天的到来。

这一刻我才真正懂得,迎春花的可贵之处,不在于花色艳丽,而在于它不畏严寒、坚韧不屈的品格。它不与百花争艳,不贪图温暖,在清冷时节默默扎根、发芽、开花,用柔弱的枝条,撑起一整个春天的希望。

姥爷已经不在,可他窗台下的迎春花,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。那抹嫩黄,是沉默的陪伴,是无声的力量,更是岁月留给我的启示:人生亦如花,只要根扎得稳,心有韧劲,再冷的寒冬,也终将迎来花开满枝的春天。



馨香一瓣

## 爱好

晓杰

我喜好书法。多年以来,我常以临帖自娱。不为别的,只图一份喜好,只求一片心安。拿起笔,临上一通,写上几行,心便静了下来,心神便有了着落。几十年来的坚持,成就一份“生活方式”的爱好,常让我满足、兴奋和骄傲。工作之余有一爱好在身,可随时操练,可即时享用,心手相应,便是当下,这已是我的所在,我的追求,我的向往。

当然,在郑州工作时,每天可回家,掂起毛笔写字临帖则是多年日课了。下班后,吃完饭,则睡边,边边角角的时间、零打碎敲的时光,构成了我工作之外挥毫遣兴的日常时光。《兰亭序》的风流,《祭侄文稿》的愤慨,《韭花帖》的闲适等都让我感怀、感动,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集聚于书法,怎不让我痴迷、留恋。时光荏苒,痴心不改,爱好是最好的老师,坚持是成功的必备,我常为拥有写的爱好、写的坚持而自足自乐和自信。

当组织安排我去外地工作时,因



履痕处处

## 天界山游记

郎玉凤

碧空如洗,像一匹澄澈无瑕的蓝绸缎,将天地裹进一片清透里。周末午后,我暂别职场的纷扰,躲开城市的喧嚣,携全家奔赴天界山,赴一场与太行的约会。

曾有人说,太行山把最美的一段留给了河南,而天界山,正是这段锦绣风光里最奇崛的一笔。汽车穿行在蜿蜒的山径,山路似灵动的丝带,在崇山峻岭间舒展;车身则像波峰浪谷里的一叶扁舟,随着山势起伏飘摇。驶过回龙挂壁公路时,岩壁上凿出的洞口静静伫立,那是岁月的眼眸,凝视着当年修路者的无畏与执着,令人心生无限感慨。

踏入景区的瞬间,天界山的奇景便撞入眼帘。抬眼望去,座座峰峦宛如放大的西兰花,簇拥着、挺立着,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,漾着蓬勃生机。近乎垂直的悬崖如刀削斧劈,齐整得仿佛大地裂开的一道深邃伤痕。层叠的岩石像一本本码放整齐的史书,镌刻着亿万年的沧桑;岩面上五彩的纹理,恰似打翻的调色盘,晕染出一幅幅瑰丽的天然画卷。

悬崖之上,一条条栈道依山而建,是景区为游人特设的赏景捷径。我们扶

着护栏缓步前行,脚下是深渊,每一步都带着心惊胆战的刺激。忽然,儿子指着峭壁上一个圆圆的孔洞,兴奋地大喊:“妈妈快看!是老神仙练一指神功的地方!”童言稚语像一束光,瞬间点亮了周遭的空气,我忍不住笑出声,俯身给他解释:“傻孩子,这是工人叔叔修栈道时留下的钻孔呀。”

行路途中,几株迎客松不时映入眼帘。它们把根须深深扎进岩缝,迎着山风傲然挺立,活脱脱一个个不屈的战士。儿子望着松树,认真地对我说:“我以后也要像松树一样,做个坚强的人。”

读万卷书,不如行万里路。这场暖阳里的天界山之行,不仅让我们饱览了太行的雄奇,更藏着一家人的欢声笑语。这段记忆,定会在岁月里熠熠生辉,成为心底最温暖的珍藏。